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八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四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官制

漢武帝賣武功爵吏道雜而官職廢武帝紀 成帝罷刺史更置州

牧秩中二千石成帝紀 王莽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

平帝紀 光武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大司馬為太尉光武紀

章帝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章帝紀

靈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

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靈帝紀 **魏**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

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文帝紀 **晉**荀勗久在中書管

機事及遷尚書悵然人有賀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武帝紀

北魏王肅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齊東

昏侯紀 **梁**詔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舊制

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詔尚書五都職參政要可革用士流並武

帝紀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高澄曰一人處

南臺一人處北省梁武帝紀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

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文帝復以丞相奏為之其後功參佐命

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謂之八柱國簡文帝紀 **魏**初建六

官自餘百官皆倣周禮敬帝紀 **隋**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置殿

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為三臺

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

衛等為十六府發伯子男爵惟留王公侯三等湯帝紀 **唐**初定令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又為六省九寺十四衛京職外職官文散

武散官勳官之制高祖紀 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豫自

此始 太宗謂中書門下當相檢察勿雷同也 置六司侍郎副尚

書并左右司郎中 中書門下詔敕有不使者皆應論執又申舊制

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駁正之 詔定紫緋綠

青服色並太宗紀 高宗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

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

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餘盡更其名職任如故 敕



品官服色紫深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金玉帶金帶銀帶榆石帶 武后引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密令參決奏議以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並高宗紀 武后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

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之名悉改之武后紀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

公主等用事於仄門降墨敕斜封授官 安樂長寧公主等請謁受球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並中宗紀 以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

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睿宗之初用姚元之宋璟盡廢斜封官後聽太平公主言復叙用貶姚宋綱紀紊亂矣並睿宗紀 玄宗改尚書

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以為式 諸王遙領節度自鄆王嗣真始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後分掌庶政 八分天

下為十五道各置採訪使非有遷免無更聽便宜行事 天寶中改吏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並玄宗紀

漢 毛玠為丞相掾典選所舉皆清正之士士以廉節自勵貴臣輿服不敢過度獻帝紀 **魏** 盧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明帝紀 **晉** 山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甄拔人物各為題目奏之時稱山公啓事武帝紀 **北魏** 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齊明帝紀 郭祚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

已貴矣所用者無不稱職東昏侯紀 崔亮為吏部尚書作停年格

東魏 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並梁武帝紀 **隋** 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

才所進用多稱職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文帝紀 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

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煬帝紀 **唐** 劉祥道知吏部選事以為今選司取士傷濫雜色入流曾不銓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

數 裴行儉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大略始試觀其書判已而銓察其身言計資量勞而擬官選武以騎射及翹關負米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定制無能革之者 劉曉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眾矣 魏玄同上言宜倣漢氏自州縣署補五府辟召今專委選部力有所窮不納 並高宗紀 或言選叙知縣非才玄宗召於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或且令之官或放歸學問於是吏部盧從愿李朝隱左遷然二人典選皆名稱職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宇文融奏請分為十銓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吳兢上表以為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 裴光庭為吏部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者謂之聖書而才俊無不怨嘆 裴光庭既薨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時入仕之塗多不可勝紀 並玄宗紀 沈既

鑑古

三

濟議以選用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今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詞俯仰而已 德宗紀

學校 養老附

漢董仲舒策請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武帝詔勸學

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 並武帝紀 元帝詔博士弟子毋置員

以廣學者民有通一經者皆復 元帝紀 光武初起太學駕幸太學

光武紀 明帝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

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為外戚諸子立學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 並明帝紀 孔僖崔駰同遊太學論武帝

鄰房梁郁告之僖以書自訟章帝免罪 章帝紀 司空徐防上疏云太

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依先師義宜正之 和帝紀 靈

帝置鴻都門學其諸生士君子皆恥與焉 靈帝紀 魏詔以王

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帝率君善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 高貴

鄉公紀 晉元帝即位戴邈上疏謂宜崇儒勸風化帝從之立太學

元帝紀 北周周主幸太學以于謹為三老北面立而訪道再拜受

言陳文帝紀

唐太宗幸國子監又築學舍增生員四方學者雲集

京師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遣子弟入學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令習之太宗紀武后以來二十年間學校殆廢韋嗣立上疏宜

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武后不從武后紀置修文館學士員

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宴畢從於是天下靡然以

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中宗紀玄宗令州縣里別置

學玄宗紀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堂室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

昕上言救復補國子學生釋奠于國子監魚朝恩帥六軍往聽講

朝恩執易升高座講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

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常衮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

者領之不聽並代宗紀

取士

唐進士張昌齡王公謹善屬文王師曰知貢舉黜之太宗在之師曰

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恐後進効之太宗紀

劉曉上疏謂今取士專用文章而舍德行高宗紀武后策貢士於

洛城殿殿試自此始

薛謙光上疏云選舉之法宜得實才虛文豈

足佐時善射豈足克敵要在文吏察行能武吏觀勇略初設武舉

並武后紀揚場上言今限明經進士及第歲不過百人而流外出

身每歲二千餘人臣恐儒風浸墜又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

難知或絕句或年月日玄宗然之玄宗勅自令明經問大義十條

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玄宗欲廣求天下之士李林甫

恐草野之士斥言其姦建言恐有俚語汙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

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無

一人及第者林甫表賀野無遺賢揚國忠子暄舉明經學術荒陋

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先白國忠云郎君所

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珣遂置暄

上第並玄宗紀揚綰上疏請舉孝廉龐明經進士又請置五經秀

才科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省如鄉貢法

明法委刑部考試事雖不行識者是之揚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

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並代宗紀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

積白居易獨孤郁蕭倪沈傳師出焉憲宗紀 楊汝士與錢徽掌貢

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勝出文昌紳所屬皆不

預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文昌言於上曰今

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命王起等覆試詔黜十人

貶錢徽宗閔汝士穆宗紀 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

依楊綰議進士試論義不試詩賦文宗紀

賢良

漢文帝二年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 賈山上書諫曰與賢良射

獵文帝紀 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以古今治

道對者百餘人董仲舒對云云天子善其對 召吏民明世務者與

計偕公孫弘對策居下天子擢為第一武帝紀 昭帝詔賢良皆

對願罷鹽鐵官昭帝紀 成帝時地震詔賢良杜欽谷永上對皆以

女寵太盛將害繼嗣之咎 召前所舉直言之士對策谷永欲自託

王鳳乃對云云比王鳳為申伯杜欽亦做此意 王鳳既殺王章杜

欽欲其釋流言因勸舉直言極諫並成帝紀 引公卿所舉士對策

順帝以李固對以封阿母牀典擢為第一即出阿母而官者疾之順

帝紀 **唐**憲宗策試賢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

楊於陵韋貫之為考策官取為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且言裴均王

涯覆策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涯貶貫之等憲宗紀 劉蕡對策極

言官官之禍馮宿等見之嘆服然畏官官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杜

牧等二十二人中第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

以為蕡對策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

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文宗紀

文章

漢司馬相如以辭賦得幸武帝紀 王褒有俊才宣帝召使為聖主

得賢臣頌宣帝紀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李鐔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陳論陳長城公紀 煬帝善屬

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被誣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

唐虞世南上聖德論 太宗賜蕭瑀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誠臣 鄧世隆請集上文章太宗云人君患無德政文章何為 馬

周為中書舍人論事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 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太宗作帝範十三篇賜太子 並太宗紀 李晟復京城遣掌書記

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

故德宗紀 文宗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

今人以文害事 上與宰相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

百篇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 並文宗紀

儒學

漢陸賈說詩書 高帝紀 武帝雅向儒術 竇太后見趙綰以文學

獲罪不好儒術 並武帝紀 宋文帝立玄學史學文學儒學為四學

文帝紀 北魏 索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多所成立常爽置館

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宋文帝紀 唐太

宗開天策府延十八學士討論文籍預選者時謂登瀛洲 置弘文

館於殿側選文學之士聽朝隙講論或至夜分 並高祖紀 玄宗置

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賀知章等修書侍講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

益徒為糜費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

館四

六

色今天子獨延文儒所益者大 置廣文館於國子監教諸生習進

士者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

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 中宗之世

上官昭容專其事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士下至僧

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處之謂之待詔 並玄宗紀

求賢

周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四方賢士多歸之 威烈王紀 秦

孝公下令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至

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食客常數千人 並顯王紀 燕昭王致士從

郭隗始 魏公子無忌迎侯嬴 並報子紀 漢沛公輟洗延酈生 高帝

紀 楚元王子不設醴而穆生去 景帝紀 武帝東帛加璧安車駟

馬以迎申公 武帝初即位招選文學才智之士得司馬相如等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 並武帝紀

蜀諸葛亮居隆中劉備枉駕顧之凡三往乃見 獻帝紀 晉王道才說

元帝謙以接士懷帝紀

隱逸

漢光武物色嚴光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以壽終於家光武紀 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

請不應順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猶不能屈乃為設壇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順帝紀 陳蕃薦五處士桓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

徵之皆不至桓帝紀 晉桓玄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甫謐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之不就然後

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安帝紀 宋何尚之致仕退居方山既而復起視事表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唯

之文帝紀 唐高宗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游巖無所規益將儼以書責之高宗紀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

佳處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官之疾徑耳睿宗紀 恬退 周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乃冒然曰言不見用是尸利素餐退而

以病致仕復於家赧王紀 漢張良請從赤松子遊高帝紀 張安世自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 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並宣帝紀 彭宣上書乞歸哀帝紀 逢萌解冠挂東却城門平帝紀 光武賜陰興

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遂不受光武紀 晉劉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庶遜著崇遜論武帝紀 顏含以老遜位嘗曰脩己而天不與者命

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致仕二十餘年卒成帝紀 隋韋世康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某有疾便辭文

帝紀

學術

周孫臏龐涓俱學兵法 申不害學黃老刑名 衛鞅好刑名之學 秦人車裂之並顯王紀 秦韓非善刑名法術之學作說難始皇帝紀

漢黃霸繫獄從夏侯勝受尚書 霍光不學無術並宣帝紀 京房學易以亡身元帝紀 桓榮稽古之力光武紀 孫權謂呂蒙

不可不學見往事後魯肅見蒙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獻帝紀 魏管輅明於術數嘗論易云善易者不言易又知何晏為鬼幽必死

何晏好莊老之書王弼荀粲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士夫効之並

仰陵厲公紀 **唐**太宗謂梁武帝談苦空元帝講老子朕惟好堯舜

周孔之道 並太宗紀 太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謂靖將反故教其粗

而匿其精 並太宗紀 鄭銑郭仙舟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

不切時用宜從所好罷官度為道士 玄宗紀

周吳起貪財好色 顯王紀 魯仲連不受趙封不取千金又不受齊

爵 韓信乞食出跨下 陳平為里中社宰肉又盜嫂受

金 並高帝紀 同舍郎亡金誣直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景帝紀

丙吉不伐善不言舊恩 宣帝紀 王莽匿情求名 成帝紀 卓茂行

己在於清濁之間 馬援謂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馬援謂男兒當

死於邊以馬革裹尸 馬援戒子弟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又

謂効龍伯高敦厚母效杜季良豪俠 光武紀 毛義捧檄為親屈

章帝紀 楊震清白畏四知 黃憲汪汪若千頃陂淵乎似道 並安

帝紀 管寧見金揮鋤不顧華歆擲之 獻帝紀 **魏**王昶名其子曰

渾曰深使顧名思義 明帝紀 徐邈志行不改其常而世人無常或

以徐公為通或以為介 **吳**呂岱戒諸葛恪每事十思 並邵陵厲公

紀 **晉**王良弟子廢蓼莪 周處去三害 並武帝紀 王導云當共

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懷帝紀 祖逖聞雞起舞渡江誓清中

原 愍帝紀 謝安聞破賊無喜色而屐齒折 孝武紀 桓玄謂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今舉大事何謂無成 安帝紀 **唐**壽

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高宗紀

婁師德謂其弟曰人唾汝面拭之乃逆其意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武后紀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四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五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法令

周衛鞅定變法之令顯王紀 **秦**法偶語詩書棄市坑諸生犯禁者始皇帝紀 趙高請二世嚴法二世然之乃更為法令務益刻深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並二世紀 **漢**沛公約法三章高帝紀

張釋之論滑橋犯蹕當罰金文帝紀 郅都行法不避貴戚景帝紀

臧答法定箠令並景帝紀 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作見知法

主父愷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 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並武帝紀 鄭昌

上疏請刪定律令宣帝紀 卓茂言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梁統上

疏言法輕易犯宜如高文舊制並光武紀 郎顛上疏言王者之法

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順帝紀 靈帝以州郡相黨為三五法

魏置律博士又詔陳羣等刪漢法制新律明帝紀 **齊**詔

刪定律律書成孔稚圭議置律助教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以

卷十五

補官事竟不行武帝紀 **北齊**修律令一曰死二曰流三曰刑四曰

鞭五曰杖陳文帝紀 **隋**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陳長城公紀

唐高祖至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隋恭帝紀 太宗命

長孫無忌等更議定律令 戴胄謂敕者一時之喜怒法者布大信

於天下 太宗云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

姦自今變法皆宜詳謹而行之 房玄齡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太

半變重為輕者多天下稱賴焉並太宗紀 武后思徐有功用法平

潘好禮設客問謂張釋之所行易徐有功所行難優劣可見武后紀

玄宗命李林甫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頒行之玄宗紀 柳公綽為

節度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

亡竟誅舞文者穆宗紀 **後周**世宗以律令文古難知格勅煩雜不

一命張洙等訓釋刪定為刑統世宗紀

刑獄

文帝除肉刑斷獄四百文帝紀 景帝減笞刑景帝紀 于定國

為廷尉決疑平法民自以不冤 路溫舒上書言獄者天下之大命

今治獄吏以刻為明惟陛下寬刑罰則太平可興於世 宣帝幸宣

室齋居決事獄刑平 並宣帝紀 成帝詔議約刑令民易知有司徒

塞詔而已 成帝紀 章帝詔去鉛鑽之刑 郭躬為廷尉決獄多依

矜恕 並章帝紀 魯恭請立秋斷薄刑 臧吏增錮子孫劉愷謂非

先王詳刑之意安帝是之 並安帝紀 陳羣議欲復肉刑 獻帝紀

魏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未果及明帝即位鍾繇上言宜

如孝景之令帝以吳蜀未平且復 明帝紀 **隋**始制死刑二流刑三

徒刑五杖刑五後世多遵用之 陳宣帝紀 **唐**崔仁師治獄以仁恕

為本 太宗讀明堂緘灸書去管背刑悔斬張蘊古詔死罪三覆奏

乃行刑 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 太宗與

侍臣論煬帝治獄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太宗謂近

日刑網稍密劉德威曰今失入無辜失出獲大罪吏就深文畏罪故

耳上從之斷獄平允 並太宗紀 狄仁傑為大理丞有誤所昭陵栢

者高宗欲殺之力爭而止 高宗紀 武后開告密之門來俊臣索元

禮周興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訊囚酷法三人後反為武后

卷五

所殺 徐有功司刑平恕酷吏所誣者皆為直之謂武后曰陛下以

臣為法官臣不敢枉法必死是官矣 武后問徐有功按獄多失出

何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並武后紀 開元十

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開元二十

五年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止有鵠巢百官以刑措賀玄宗賜宰

相李林甫牛仙客爵為公 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吉溫羅希奭二

人皆隄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時人謂之羅鉗吉烟 並玄宗紀

財用 錢幣 蓋法 推酷 權茶附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賈誼賈山上書諫文帝紀 武帝初弄舟車

是時擊胡大司農經用竭詔令民得買爵名曰武功爵 有司言縣

官用度大空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言利

事析秋豪公卿又請筭車船 卜式請輸財助邊 卜式言鹽鐵不

便貶秩 桑弘羊用平準法巡狩賞賜皆取足 並武帝紀 昭帝詔

賢良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難之 罷權酷官從賢良

議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 並昭帝紀 王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王莽紀 馬援奏如舊鑄五銖錢天下便之光武紀 張林請復均

輸朱暉謂非宜行章帝紀 劉陶謂改鑄大錢不足救飢民要在止

役禁奪威帝紀 靈帝開西邸賣官聚錢為私藏 又斂天下田晦

十錢以修宮室並靈帝紀 劉劭謂劉備云請鑄百錢平物價數月

府庫充獻帝紀 **魏**文帝罷五銖錢使以穀帛為用人多巧偽刑不

能禁至是復五銖錢明帝紀 **宋**初文帝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

民多盜鑄江夏王義恭請以大錢一當兩何尚之以為不便帝不從

後果罷之文帝紀 明帝更鑄二銖錢民間即模效之更薄小謂之

未子 沈慶之復聽民私鑄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擲眼劣者謂之

綆環錢數十萬不盈掬復罷之並明帝紀 **齊**孔顛上言自漢鑄五

銖錢至宋文帝五百餘年不變今宜復舊制帝不從武帝紀 **梁**議

罷鹽池禁 鑄五銖及女錢禁古錢又錢陌益少民間或以三十五

為百云並武帝紀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分積十

錢重一兩禁盜鑄高祖紀 玄宗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

宋璟蘇頌請出太府錢使良錢流布 勅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

糶之斂人間惡錢銷毀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玄宗廣置諸使競為

聚斂百姓怨苦融後以贓賄坐流而卒 自宇文融敗言利者稍息

及揚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韋堅為轉運使督江

淮租運歲增巨萬 命百官閱歲貢物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

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積粟帛動以萬計上以國用豐衍

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無限極 聽安祿山於上谷鑄錢祿山

獻錢棕千緡並玄宗紀 第五琦入蜀奏於上皇以為財賦所產江

淮居多乞假巨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江淮租庸使肅宗紀

代宗問裴諝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不對上問之曰臣所過見菽

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必問人疾苦乃責臣以營利是以未

敢對上謝之 韓滉為戶部侍郎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值連

歲豐穰倉庫始充 至德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

法益精密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摠二十二百萬緡而

鹽利居其大半 德宗罷天下權酒收利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

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及第五琦奏盡貯於大盈內庫由是天下公

賦爲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並代宗紀 劉晏以爲戶口滋

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始爲轉運使時天下戶不過

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

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

年乃六百餘萬緡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韋

都賓請括借富商錢以供軍計 德宗優恤將士常賦不能供乃行

稅間架除陌錢法謂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

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 陸贄奏曰人者邦之

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又請罷間架等稅 張滂以用度不足請稅茶

以足之又奏請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德宗專意聚斂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蕙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刺史

裴肅以進奉遷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判官嚴綬以進奉召爲負

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並德宗紀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比天寶

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

一兵其水旱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憲宗問李絳曰卿何獨無進羨

餘對曰守土之官厚歛以市私恩天下猶非之况戶部皆陛下府庫

之物安得羨餘若左藏移之內藏猶東庫移之西庫也上嘉之 自

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

之賀禮後又進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並憲宗紀 穆宗令

兩稅輸布絲繡獨鹽酒課用錢穆宗紀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

法增其稅文宗紀 **後漢**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

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雀耗舊錢出入皆以八

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鹽礬酒麴之禁

者皆死隱帝紀 **後周**太祖罷營田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墾南之

可得錢數十萬緡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太祖紀

田制

周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顯王紀 **漢**蕭何請上林苑空地令民田

高帝紀 武帝下詔力本農趙過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使巧以

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武帝紀 初董仲舒說武帝限民名

田至是師丹復建言貴戚近習不便遂寢成帝紀 王莽行井田法

王莽紀

詔天下檢覈墾田吏有云潁川弘農可開河南南陽不可

問光武紀

北魏詔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畝齊武帝紀

北齊令民十八受田一夫受露田八十

畝陳文帝紀

隋文帝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

十畝老少又少焉文帝紀

唐初定均田法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

口分高祖紀

賦役

周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灑行之顯王紀 趙奢治趙國

賦收平原君租赧王紀

漢文帝詔賜農民租稅之半文帝紀 景

帝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景帝紀

光武詔三十稅一如舊制

光武紀

北魏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課調省費上下安之齊

武帝紀

唐高祖初定租庸調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

有調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麻高祖紀 玄宗時制聽逃戶自

首闢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利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宇文

融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在位用度益侈王鉷歲貢額外

錢帛百億萬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與經費鉷務刻剝中外嗟怨

並玄宗紀

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田十畝收一此古什一之法也

代宗從之代宗紀

德宗相楊炎廢租庸調法議約丁產定等級作

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法

論 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

帛為額三論張吏以增戶加稅四論稅限促迫並德宗紀 宣宗詔

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每有役

事委令輪差宣宗紀

後梁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

輕民甚苦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

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均王紀

儲蓄 常平 義倉 和糶附

漢晁錯言蓄積請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文帝紀 班固論文

景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景帝紀 耿

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賈為

糶名曰常平倉宣帝紀 元帝用諸儒言罷常平倉元帝紀 **隋**長

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陳長城公紀

唐太宗云隋末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富而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餘何用哉太宗紀

玄宗敕令諸州修常平倉法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牛仙客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和糴東西畿粟積關中並玄宗紀

陸贄上言曰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人皆悅服而有司競為苟且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於是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德宗紀

賑恤

文帝詔民食不足議可以佐百姓者文帝紀汲黯矯詔發河南粟以賑貧民武帝紀

文帝時衡陽王出畋見老農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何敢獨受賜乎文帝紀

唐關中旱饑民賣子以食太宗出御府金帛贖歸之又詔云移災朕躬以存萬國遂有雨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擲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並太宗紀

鑑十五

六

光音家問百姓樂乎曰今非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取之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河南北江淮等四十餘州大水

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並德宗紀

南方旱饑憲宗命鄭敬為宣慰使戒之曰朕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期救百姓則不計費憲宗曰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

李絳曰此欲為姦諛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間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命蠲其租賦並憲宗紀

後周淮南饑上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世宗紀

勸農

文帝感賈誼言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晁錯上言方今之

務莫若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並文帝紀晉元帝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元帝紀

北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家有兼牛通借無者宋蒼梧王紀梁武帝耕籍田及致齊祀先農

武帝紀

唐高宗耕藉田有進耒耜加以雕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

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高宗紀 玄宗躬耕於

興慶宮側盡三百步 又種麥於苑中帥太子親往艾之謂曰且欲

使汝知稼穡艱難耳 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並玄

宗紀

水利

後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世宗紀

秦韓鄭國為閭鑿涇水為渠始皇紀 漢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

汎郡十六 鄭當時言穿渭為渠漕粟溉田人以為便 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 白公穿渠溉田名白渚並武帝紀

初武帝時河決分為屯氏河至元帝時決河而屯氏河絕元帝紀

成帝時先是馮遂請浚屯氏河殺水力不從至是果決金隄 王延

世以竹落盛石塞決河隄三十六日成並成帝紀 明帝遣王景修

汴渠隄景令十里立一水門令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帝紀

兗豫等州水災杜預謂宜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水去之

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 杜預鎮襄陽引澗涓水浸田開揚口通零

桂之漕並武帝紀 後周世宗命王朴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命

韓通吳廷祚韓令坤發丁夫浚汴水道汴水入蔡命袁彥俊五丈渠

以通漕世宗紀

漢曹參為相載以清淨惠帝紀 張釋之以嗇夫口辨恐天下隨風

而靡 賈誼上書言秦俗未改 文帝躬修玄默易告訐之俗並文

帝紀 班固贊文景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景帝紀 董仲舒策言更

化武帝紀 馬廖上疏云改政移風必有本 第五倫上疏謂舉仁

賢則俗自化又謂貴戚驕奢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並章帝紀

毛玠為丞相掾典選所舉皆清正之士士以廉節自勵貴臣輿服不

敢過度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吏繫於上俗移於下 丞相掾

和洽謂曹操曰士大夫激詭為偽形容不飾污辱其衣藏其輿服謂

之廉潔並獻帝紀 魏何晏好莊老王弼荀彧之徒祖尚虛無遂成

風流郡陵厲公紀 嵇康山濤阮籍等號竹林七賢尚虛無蔑禮法

士夫爭慕效之元皇帝紀 晉王衍之徒皆為浮誕裴頠著崇有論

以釋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惠帝紀 **唐**王珪云漢尚儒術風俗
醇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所以益衰太宗紀 淮西之人劫於
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久而老者衰少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
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猶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
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憲宗紀

詔書

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
毋死思見德化之成文帝紀 第五倫讀光武詔曰此聖主一見決
矣光武紀 **唐**陸贄謂德宗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故赦天下改元制

有曰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其陌錢稅間架竹木
茶漆榷鹽之類悉罷山東宣布詔書雖驕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德
宗紀

赦

漢元帝時匡衡上疏言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不改其原雖
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苟悅論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並

鑑十五

六

元帝紀

吳漢願無赦光武紀

蜀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

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 初丞相亮時有

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並魏邵陵厲公紀 **晉**

武帝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

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紀

北周數行赦宥樂運上疏以為昔

災肆赦五刑之疑有赦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陳宣

帝紀

唐太宗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即位以來

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太宗紀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五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六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禮樂

周初命韓魏趙為諸侯威列王紀 **漢**叔孫通起朝儀為綿葛野外

習之高帝紀 賈誼請改正朔興禮樂帝謙遂未遑 賈誼上書言

禮義並文帝紀 董仲舒對策言教化禮樂 武帝召申生議明堂

巡狩改歷服色事並武帝紀 王吉上疏願延儒生述禮明制宣帝

以為迂闊宣帝紀 得古磬劉向請興禮樂立辟雍成帝紀 光武

初起大學修明禮樂文物煥然 起明堂靈臺辟雍並元武紀 明

帝修禮樂定郊冠冕車服制度明帝紀 章帝幸魯祠孔子作六代

之樂 曹褒上疏云定文制著漢禮班固謂宜集諸儒共議章帝曰

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又授曹褒以叔孫通漢儀令條正施行 曹

褒准舊典雜以識記文撰制度帝納之不令有司平奏並章帝紀

唐玄宗頒御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張說奏今之五

禮正觀顯慶間兩曾脩纂前後頗有不同望與學士刪改從之並玄

宗紀 肅宗披草萊立朝廷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李勉奏

彈之上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肅宗紀 李愬具繫鞶迎拜裴度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

尊憲宗紀

樂制

周魏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威烈

王紀 **漢**河間王來朝獻雅樂 武帝得神馬立樂府以為歌並武

帝紀 夏侯勝謂武帝無德於民不宜立廟樂宣帝紀 召校官弟

子作雅樂奏鹿鳴明帝自御填篋和之以娛嘉賓明帝紀 **唐**太宗

詔祖孝孫等修唐樂又曰治之隆替豈由於此魏徵曰樂在人和不

在聲音 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太宗偃武修文見七德舞則悅

首見九功舞則諦觀 太宗謂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

中矣並太宗紀 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雜伎更置左右教

坊又自教法由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玄宗紀 初上皇設太

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安祿山克

長安搜捕皆詣洛陽祿山奏眾樂梨園弟子歔歔泣下樂工雷海清悲憤擲樂器於地祿山支解之肅宗紀後周世宗宣示古今樂錄命王朴討論朴乞集百官校其得失從之世宗紀

經史求遺書附

秦李斯請焚詩書始皇帝紀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宣帝紀

成帝以中祕書頗散亡求遺書於天下令劉向等校上復令劉歆

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並成帝紀 **章帝**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章帝紀 **靈帝**詔諸

儒正五經命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靈帝紀

北魏崔浩撰國史刊石郊壇以彰直筆人譖浩暴揚國惡浩被

誅高允以實對臨死不易帝赦之宋文帝紀 **隋**牛弘以典籍籍彙經

喪亂率多散逸請求遺書於天下陳長城公紀 **唐**太宗於弘文殿

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高祖紀 **太宗**謂史可得觀乎褚遂良曰史

記君善惡未聞自取而觀也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

太宗欲自觀史房玄齡朱子奢諫不從玄齡乃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李

上之太宗命直書建成事並太宗紀 **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

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校於是搜訪逸書命尹知章等刊正於乾

元殿前編校羣書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

事說陰祈兢改數字終不許曰若向公請則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並

玄宗紀 **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言不可曰記注兼書

善惡做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文宗紀 **後唐**初令國子

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明宗紀

封禪

秦始皇立石太山頌功德禪梁父始皇帝紀 **漢**司馬相如遺書勸

武帝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不成倪寬請上自制儀

元封元年武帝封禪 **征和**四年封太山禪石間並武帝紀 **羣臣**

請封禪光武謂欺天 **光武**以河雒識文當封禪登山親封玉牒檢

並光武紀 **梁**武帝命諸儒草封禪儀許懋建議不可帝納之武帝

紀 **隋**朝野請封禪文帝謂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

朕攸聞文帝紀 **唐**羣臣請封禪魏徵以勞費不可遂寢太宗紀

張說草封禪儀上之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
裴光庭曰遣使召其大臣從封太山彼承命則戎狄君長皆來說奏
行之 玄宗封泰山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或密求神仙故不欲
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出宣示羣臣並玄宗紀

帝統

秦始皇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 初
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採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並始皇帝紀 **漢**班彪著王命論云劉氏
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
力求也光武紀 溫公論正閏之辨魏文帝紀 **北魏**高閏議言承
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魏之得姓出於軒轅
宜為土德李彪等議以為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耶於是詔承
晉為水德齊武帝紀

儲嗣

鑑十六

三

漢叔孫通諫易太子高帝紀 賈誼上書言選正人以輔導太子文帝

紀 武帝謂矣太子材不類已太子有不安帝令衛青曉之 矣太

子殺江充以武帝初為太子立博望苑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武帝

賜鉤弋夫人死而立其子弗陵並武帝紀 疏廣謂太子國儲副君

師友必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宣帝紀 元帝愛傅昭儀子逾於太子

匡衡上疏諫元帝紀 張佚謂傅太子宜用賢才非為陰氏元武紀

蜀劉備命諸葛亮輔太子魏文帝紀 **晉**武帝太子不堪為副衛瓘

欲言而懼賈妃因撫床曰此座可惜武帝紀 **唐**太宗詔訟者經尚

書省不服聽委太子裁決 太宗謂庶子于志寧杜正倫不可不極

諫太子 以魏徵忠直乃遣侍太子承乾 房玄齡等鞠太子承乾

反形已具上謂將何處來濟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其天年

則善矣太宗從之廢為庶人 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

誨之並太宗紀 武后欲立武三思為太子狄仁傑曰文皇帝天下

傳之子孫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

廟也武后紀 玄宗聽惠妃請欲廢太子瑛及鄂王光王張九齡諫

不奉詔李林甫私謂宦官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惠妃使宦奴謂九齡曰有發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白上上為動色後相林甫上問林甫對如前上賜太子等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玄宗猶諫久不決高力士請推長遂立忠王璵為太子並玄宗紀 德宗欲廢太子李泌曰陛下推有一子柰何疑之上曰此朕家事何諫於卿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而不言臣罪大矣後上召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德宗紀

家道

漢惠帝見人獄囚不聽政惠帝紀 袁盎諫文帝慎夫人同坐民有歌尺布斗粟兄弟不相容帝聞而病之並文帝紀 景帝欲以天下傳梁王景帝紀 中山王來朝聞樂流涕 武帝以趙婕妤生子命曰堯母並武帝紀 霍顯毒殺許后宣帝紀 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劉輔諫而繫獄成帝紀 光武廢郭后立陰貴人為后 立東海王為太子而皇太子願備藩國並光武紀 東平王言為善最樂

鑑十六

四

明帝紀

魏著令諸侯王不使在京都親姻不通問東阿王植上

疏明帝紀

唐建成元吉潛秦王秦王射殺建成高祖紀 太宗置

酒凌煙閣為上皇壽 置酒漢未央宮奉觴上壽太宗云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 長孫皇后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太宗商略古事因

而獻替裨益弘多 王珪之子尚公主珪始令公主行婦禮是後公主行婦禮自珪始並太宗紀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誓曰異時復見

天日惟卿所欲及再為皇后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中宗紀

玄宗友愛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又為五王帳 玄宗納壽王妃楊氏更為壽王娶並玄宗紀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後山

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念公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肅宗紀

郭子儀之子曖尚公主與之爭曰汝倚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子儀因曖待罪代宗曰不親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

足聽代宗紀

穆宗疾欲請郭后臨朝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

比也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穆宗紀

外戚

●呂后欲王諸呂呂后紀文帝不用竇后弟為相文帝紀宣帝

收霍氏印綬悉身屯兵以所親許史代之王吉上疏言許史王氏

貴寵外家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並宣帝紀元帝以史高領尚

書事元帝紀成帝不能奪王鳳權王氏五侯日盛劉向上封事帝

不用其言成帝紀陰識有罪功以親戚遜封陰興辭封爵光武

嘉之陰識陰興輔太子極言正議辭以無功不受封並光武紀

公主為子求郎不許閻章以妹為貴人不遷官並明帝紀章帝

欲封諸舅太后不許竇憲奪公主田章帝切責之然不能繩其罪

並章帝紀順帝封宋娥李固曰自安帝封爵阿母亂舊典又諫外

戚太盛左雄諫封宋娥梁冀順帝賢李固對策即出阿母而官

者疾之以梁冀為大將軍冀弟為河南尹並順帝紀梁冀誣殺

杜喬李固威帝召單超徐璜等誅梁冀並相帝紀●唐太宗用長

孫無忌皇后云呂霍上官可為戒上不聽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

忌辭太宗曰為官擇人惟才是與並太宗紀

宦官

鑑十六

五

●漢鄭眾定議既誅竇憲宦官用權自此始和帝紀陳蕃竇武數白

誅宦官曹節等而節曾尚書作詔板以王甫收捕武蕃等殺之羣小

得志士大夫皆喪氣靈帝紀●唐太宗之世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嬖倖猥多然衣緋者尚寡至是

玄宗以高力士有功以為知內侍省是後宦官至三千餘人除三品

者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玄宗寵王官官為三品

將軍奉使過州縣賂遺惟恐不及京城第舍田園皆官官矣楊思勳

婁將兵征討高力士小心恪恭常居中侍衛表奏皆先呈後奏勢傾

中外自李林甫安祿山皆曰力士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然性

和謹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上終信任之並玄宗紀郭李討安

慶緒上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肅宗

紀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政事有不豫

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代宗優寵宦官奉使不禁其求

取德宗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繡茗

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所得雖與之莫敢受並代宗紀 德宗初疎斥宦官及張涉薛邕以贓敗宦官得以藉口 蕭後嘗言曰宦官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不悅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得罪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罷之以實文場及王希遷分典禁旅 實文場霍仙鳴執傾中外藩鎮將帥臺省清要多出其門 並德宗紀 李絳嘗言宦官侵害政事謀毀忠正憲宗曰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惟利是嗜結成疑似朝夕浸潤而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豈得不防其漸乎 憲宗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人莫敢言劉蕡對策極言其禍馮宿等皆嘆服畏宦官不敢取 文宗以李訓鄭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疑遂密與謀大事二人朝夕計議聲勢烜赫絲恩髮怨無不報 李訓以甘露誅誅宦官訓知事不濟脫走仇士良等命禁兵討賊殺王涯等斬鄭注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並文宗紀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矣 武宗紀

鑑十六

宮室

秦 始皇作阿房宮 始皇帝紀 **漢** 蕭何治未央宮謂非壯麗無以示威 高帝紀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 武帝紀 **魏** 明帝作宮殿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上疏諫 明帝紀 **晉** 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不許 孝武始大修宮室 **北魏** 大起宮室高允諫而止 宋 孝武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衣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 並孝武帝紀 **隋** 文帝作仁壽宮成見其壯麗大怒楊素 文帝紀 煬帝營顯仁宮又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帝無日不治宮室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又營汾陽宮 並煬帝紀 **唐** 太宗謂朕欲營一殿鑒秦而止 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 命實璉修洛陽宮雕飾華靡上怒毀之 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 並太宗紀

宗廟

漢惠帝詔有司立原廟惠帝紀 元帝用貢禹韋玄成等議罷郡國

祖宗廟毀寢廟園元帝紀 劉歆議不宜毀武帝廟制曰可成帝紀

光武立四親廟光武紀 **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

魏高祖明帝為魏列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明帝紀 **北周**用鄭玄

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陳武帝紀

唐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

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 顏師古議寢廟宜在京師漢郡國

立廟非禮太宗紀 孫平子上言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若以

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事下禮官蘇獻等議以為七代之

廟不數兄弟時論多是平子然玄宗卒從禮官議元宗紀 禮儀使

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

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武宗紀

祭祀

漢武帝祭中嶽山呼萬歲者三武帝紀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謹齋

鑑十六

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求醮金馬碧雞之神宣帝紀 光武初

立北郊祀后土光武紀 明帝祀明堂禮畢登雲臺望雲物明帝紀

魏明帝用高堂隆之議謂曹氏世系出自有虞祀帝天於圜立以始

祖虞舜配祭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

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皇后配明帝紀 **晉**武帝時羣臣奏

五帝即天帝也三氣時異故各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

從之 初并圓丘方丘之祀於南郊北郊並武帝紀 **唐**房玄齡議

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太宗紀 禮官奏四郊迎氣存

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發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

神州合為一祀從之高宗紀 令諸州置太公廟以張良配古名將

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禮 玄宗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

王瓊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請立青帝壇以迎春祈禱或焚紙錢類

巫覡並玄宗紀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七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用兵

周齊孫臏滅竈破魏顯王紀 燕樂毅將燕秦魏趙兵伐齊齊田單

以火牛破燕 趙奢解秦闕與之圍 趙括讀父書不知變 並振王紀

漢項羽破漢軍於睢水 灌嬰等破楚滎陽漢築甬道 韓信

疑兵虜魏王豹 韓信背水陣破趙 並高帝紀 景帝以周亞夫將

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吳楚數挑戰亞夫軍大驚亞夫堅卧不起 並

景帝紀 李陵以少擊衆軍無後救遂降匈奴 武帝紀 趙充國常

遠斥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先計而後戰 宣帝紀 光武破尋

邑百萬見大敵勇 鄧禹師行有紀休兵就糧觀赤眉之敵光武謂

以逸待勞 王霸不救馬武閉營堅壁卒破蘇茂 耿弇破齊光武

謂功難韓信 光武伐蜀以水戰委岑彭 岑彭繞出延岑軍後蜀

人以為神 臧宮願伐匈奴光武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並光武紀

虞詡增竈以疑羌人 安帝紀 吳周瑜三萬人破曹公十五萬人於

益一七

赤壁 **蜀**諸葛亮謂曹操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並獻帝紀 諸葛

亮至南中擒孟獲使觀營陣七縱七擒 魏文帝紀 諸葛亮出祁山

亮將馬謖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而敗 諸葛亮與司馬懿相

守亮遺巾幘挑戰死諸葛走生仲達訖行亮營壘數曰天下之奇才

也 並明帝紀 鍾會攻劔閣姜維守之會不能克郤艾乃自陰平內

邪徑攀木緣崖名貫而進遂降馬邈 元皇帝紀 **晉**杜預既破吳議

者謂宜俟今冬更為大舉預曰兵威已振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

解 武帝紀 謝元以兵五千破符堅百萬衆於淝水秦人見草木聞

鶴唳以為晉兵至 烈宗紀 **宋**大舉伐魏每出師嘗授以成律交戰

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越趨越敢自決所以敗也 文帝紀 **唐**太

宗用兵嘗以弱當強強當弱 高祖紀 李靖以三千騎襲破定襄 太

宗紀 張巡與賊戰雍丘賊設礮攻城構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

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敗走 房瑄請自將兵

復兩京遇賊將於陳濤斜 咸陽地名 瑄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譟縱火

焚之瑄大敗 張巡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

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意教之以為臨機應猝事不相及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並肅宗紀 懷恩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怯不戒乃破也後子儀夜出陣虜始以為無備欲襲子儀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代宗紀 李元平好大言論兵關播薦之以為將相之器德宗紀 後周唐水軍銳敏世宗患之返自壽春於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殆勝唐兵世宗紀

兵制

北魏宇文泰為府兵身租庸調皆蠲之以農隙講閱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初齊周文帝紀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二百下府八百人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凡當宿衛者番上遠踈近數一月而更太宗紀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逋逃者出

鑑十七

二

應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 命蕭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 自置曠騎府兵日壞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其曠騎之法後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無賴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多謂兵可銷拔兵器有禁由是猛將精兵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並元宗紀 田承嗣為節度使舉管内戶口壯者籍為兵佳老弱耕稼又選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楊綰定諸州兵其召募給糧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者謂之團結並代宗紀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云云 上曰俟平河中當議之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曰請出左藏惡繒染絲纈以市吐蕃之牛又命詔治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孰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又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三年而代今

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上命行之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並德宗紀

屯田 卷四附

漢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兵留萬人屯田宣帝紀 曹操用粟祇募民

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四方無運

糧之勞獻帝紀 **蜀**諸葛亮六舉兵屯五丈原分兵屯田為久基耕

者雜於渭濱百姓安堵魏明帝紀 **魏**鄧艾令屯兵淮南北各三萬

人且田且守邵陵厲公紀 **唐**突厥為邊患憲宗請屯田太原以省

餽高祖從之歲收穀數千斛高祖紀 李泌請屯田以復府兵見兵

制門 李絳奏撥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命盧坦經度四年之間

開置營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邊防賴之憲宗紀 **後周**

前出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

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

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太祖知其弊敕罷之太祖紀

漕運

鑑十七

漢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高帝紀 **蜀**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

流馬運米集斜谷魏明帝紀 **魏**鄧艾令屯兵淮南北各三萬人且

田且守開河渠通漕運每與軍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邵陵厲公紀

唐關中雨穀貴玄宗將幸東都裴耀卿曰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

都轉漕資關中有儲則不憂水旱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德

車陸運三百里至陝耀卿令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

倉又自太原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省餼車錢三十萬緡 玄宗

使韋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並玄宗紀 劉晏疏浚汴水道元載

書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歲運米數十萬以給關中唐世漕

運推晏為首代宗紀 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軍德宗紀

馬政

漢武帝遣李廣利伐宛取善馬 伐宛行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

牡三千餘匹並武帝紀 **晉**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

之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孝武帝紀 **唐**

初纔得馬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命張萬歲掌之自正觀至麟德馬

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垂拱以後馬
潛耗太半玄宗即位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使至是有四十三
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
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玄宗與突厥毗伽於西受降城為互
市歲齎繡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由是國馬益壯 王忠
嗣領河東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
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戰皆大捷 並玄宗紀

謀策

周孟甘君客效雞鳴出秦關 藺相如請秦王擊缶 毛遂定楚趙

從約 侯嬴謂無忌奪晉鄙兵符 並魏王紀 **漢**張良說漢王燒絕

所過棧道 韓信策定三秦 韓信問李左車伐燕策 酈食其謀

撓楚權張良借箸籌之 陳平間楚君臣 項羽欲烹太公漢王曰

幸分我一杯羹 漢王數羽十罪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

虜中吾指 張良陳平躡足封韓信 楚漢割鴻溝張良勸擊楚

張良請捐地與韓信彭越以破楚 陳平秘計解白登之圍 薛公

第一十

四

謂黥布出下計 並高帝紀 趙充國上屯田計初是者十三中十五

最後十八魏相謂其計可必用 宣帝紀 鄧禹說光武攬英雄悅民

心 耿弇說光武以義取天下 並淮陽王紀 耿弇建大策帝謂落

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 光武伐隗囂馬援聚米為山谷形勢帝曰

虜在吾目中 並光武紀 任尚謂班超之策平平和帝紀 **蜀**諸葛

亮說劉備跨荆益結好孫權圖霸業 司馬徽謂識時務者在俊傑

並龐統紀 **晉**陸抗作堰遏水以絕晉寇羊祜欲因以船運糧抗聞

亟破堰 晉武帝紀 **北魏**魏主欲伐涼羣臣皆以為無水草崔浩曰

按漢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 宋文帝紀 **唐**裴

寂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從文 言曰太宗陰養士馬欲舉大事 隋恭

帝紀 玄宗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誼隘金吾不能遏上使嚴安止之

安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人無取犯 玄宗紀 李光弼以牝

馬至水際思明良馬千餘匹悉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肅宗紀 李正

已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

甫請遣使慰勞繼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戴上恩又諸道

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從之正已大慙服代宗紀 劉晏置船塢
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凡事必為永久之慮當使
執事者私用無吝則官物堅全矣德宗紀 憲宗謂李絳揣魏博若
符契 裴度言淮西必可取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
能立功韓愈上言以淮西破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並憲
宗紀 杜牧憤河朔三鎮桀驁而朝廷專事姑息乃作書言上策莫
如先自治文宗紀 後周王朴獻開邊策世宗紀

遊說

周初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乃說六國合從 秦使
犀首欺齊魏貶從約 公孫成說孟嘗君不受象牀 並顯王紀 張
儀說魏背從約 蘇代說燕王以齊王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
之 並慎靚王紀 張儀說五國事秦 公孫龍善為堅白異同之辯
絀於孔子高 范雎說秦廢太后逐穰侯 並魏王紀 秦蔡澤說范
雎欲奪其位昭襄王紀 魯仲連為書約之矢射聊城 孝文王紀
李斯上書除逐客之令 韓非說秦破天下從 並始皇帝紀 漢

鑑十七

五

隋何說九江王歸漢 酈食其說下齊七十餘城 蒯通武涉說韓
信反 侯生說項羽歸太公 蒯通說狗吠非其主 並高帝紀 吳
楚反袁盎說景帝斬晁錯 景帝紀 班固序遊俠 荀悅論三遊一
日遊俠二日遊說三日遊行 並武帝紀

奉使

周藺相如使秦 全璧歸趙 報王紀 秦二世問使者關東盜對曰鼠
竊狗偷不足憂 二世紀 漢婁敬使匈奴 高帝紀 以黯矯制發河
南粟 外國厭漢使以兵遮擊之 蘇武持節不詘 暴勝之為直
指使威振州郡 王賀為繡衣御史以奉使不稱免 並武帝紀 蘇
武留匈奴十九年乃歸 傅介子刺樓蘭王 並昭帝紀 馮奉世矯
詔擊莎車 宣帝紀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 班
超使鄯善斬匈奴使者又使于宣降其王於是西域諸國與漢通 並
明帝紀 蜀諸葛亮遣使至魏軍司馬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不問
戎事而能知亮不久魏明帝紀 唐太宗分遣李靖蕭瑀等十三人
為黜陟大使察吏賢不肖問民疾苦 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

條巡察四方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相屬並太宗紀 鄭崇質當使絕域而母老且病狄仁傑請代之高宗紀 張孝嵩奉使率戎兵攻阿了達威振西域勒石紀功而還曾有言其贓汙貶靈州兵曹參軍 杜暹至突騎施虜遺之金暹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人服其清慎 玄宗東封還至宋州謂張說曰向者屢遣使分巡察吏善惡今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並玄宗紀 穆宗以韓愈宣慰王庭湊衆皆危之詔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君之義遂往穆宗紀

夷狄 禦戎 和親 懷遠附

秦趙燕皆築城拒胡 遣蒙恬伐匈奴築長城並始皇帝紀 **漢**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婁敬請公主嫁冒頓和親並高帝紀 賈誼上書言繫單于 匈奴數為邊患死錯上書言兵事 以張相如逐匈奴出塞 匈奴入雲中以周亞夫軍細柳並文帝紀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各萬騎擊胡惟衛青有功 渾邪王降發車迎之汲黯諫 分徙降者邊五郡為五屬國

鑑十七

六

攘却胡越開地置十三部刺史 遣李廣利伐宛取善馬並武帝紀 宣帝時匈奴為烏孫三國所殺虛弱滋欲和親而邊境少事 宣帝欲因匈奴衰弱擊之魏相諫 趙充國先擊先零而罕开下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鄭吉破車師并日逐王為都護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五單于款塞蕭望之議待以不臣之禮 呼韓邪來朝白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並宣帝紀 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轉穀給之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郡率數年一反至元帝時賈捐之議罷珠厓並元帝紀 王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王莽紀 馬成馬援擊破諸羌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 援又上言破羌以西不可棄為置長吏繕城郭招撫降附 西域求都護光武謝不許 單于款塞願為蕃蔽光武從之並光武紀 蘇武死囚置度遼營防虜虜北匈奴入雲中太守廉范以炬火為疑而破之 白狼王獻詩三章並明帝紀 竇憲破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刻石立功和帝紀 張璠獻西域三策陳忠請復通西域安帝紀 **晉**郭欽上疏謂宜

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之防武帝紀 江統以戎狄亂華作徙

戎論惠帝紀 宋江淮諸蠻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漸為寇暴及劉

石亂華諸蠻無忌憚漸北徙伊闕矣晉陽王紀 唐高祖與突厥連

和起兵隋恭帝紀 突厥入寇封德彝謂擊之勝而後與和則恩威

兼著 突厥寇三州太宗兵拒之與盟而去並高祖紀 鄭元璠使

突厥還言其將士乘間可擊太宗曰待有罪然後討之 朝臣請修

古城太宗云安用勞民遠修乎 突利入朝太宗謂安中國而四夷

自服豈非上策乎 高昌西域諸國欲入朝魏徵以往迎勞費太宗

止之 頡利成擒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 康國求內附

太宗不受 帝與房玄齡議以新興公主妻薛延陀 鄧素使高麗

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並太宗

紀 武后時發戍兵狄仁傑疏謂但當救邊兵謹守備待其自致然

後擊之何必窮其窟穴校短長哉武后紀 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

青海之西玄宗由是益事邊功 玄宗與突厥互市以練易馬由是

國馬益壯 吐蕃求和親玄宗以其嘗遺書悖慢皇甫惟明曰此邊

將為之欲激怒陛下邊境有事則將吏因緣盜官物妄取勳爵非國

之福也並玄宗紀 肅宗請兵于回紇 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

可汗並肅宗紀 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

元中置諸節度使以統之及祿山反邊兵精銳者召發入援謂之行

營所留單弱數年間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社矣代宗紀

德宗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

何以懷遠命韋倫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使隨倫入貢 初回紇

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又有功於唐唐賜遺其厚始自尊大築

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綉之飾中國為耗虜俗亦壞 吐蕃求和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 曰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

豺狼非盟誓可結及虜劫盟上曰渾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並

德宗紀 後晉石敬瑭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契丹傾國赴

援立敬瑭為天子敬瑭割十六州與契丹許歲貢帛三十萬匹高祖紀

形勢 都邑附

周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形勢

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安王紀 **漢**婁敬說高帝都關中高帝紀

光武披輿地圖光武紀 **魏**文帝欲度江伐吳見波濤洶湧曰固天

所以限南北也遂歸文帝紀 **吳**陸凱謂武昌非王都童謠云寧飲

建業水不食武昌魚文帝紀 **陸**抗謂西平者國之西門失之則荊州非吳

有也並晉武帝紀 **晉**溫嶠欲遷都豫章王導曰建康王者之宅且

北寇伺我之隙一旦示弱非計成帝紀 **殷**浩將北伐王羲之謂

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之外羈縻而已浩不聽果無成穆帝紀 **宋**

夏赫連氏蒸土築城而魏主滅之文帝紀 **陳**隋伐陳陳後主謂建

康王氣在此來者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虜軍豈能

飛渡長城公紀 **唐**突厥寇關中高祖欲徙都太宗諫高祖紀 **太**

宗分天下為十道太宗紀

誅戮

秦李斯矯詔殺扶蘇蒙恬始皇帝紀 **趙**高誣殺李斯二世紀 **漢**

高帝不殺降王子嬰項羽屠咸陽殺子嬰 **呂**后斬韓信又誅彭

越黥布反上與布兵大戰布軍敗走追殺之並高帝紀 **文帝**殺

鑑一七

天八

薄昭文帝紀 **景**帝斬昆侖錯景帝紀 **霍**顯謀廢宣帝事覺雲山自殺

禹要斬諸女昆弟皆廢宣帝紀 **成**帝責翟方進以政事不治方進

自殺上秘之禮賜異於他相故事成帝紀 **楚**王英造作圖書有逆

謀廢徙丹陽英自殺明帝窮治楚獄系年死徙以千數 **明**帝紀

秦王堅不殺慕容垂姚萇卒為其害孝武紀 **唐**來俊臣誣告狄仁

傑魏元忠等謀反仁傑云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

武后貶為令武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

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姚崇謂武后曰

謀反者皆周興等羅織今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無反

者並武后紀 **李**國貞治軍受朔方將士不樂王元振因之作亂及

郭子儀至軍收元振等殺之由是諸鎮皆奉法肅宗紀 **雲**南子弟

戍河中將貪卒暴郭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代宗與

元載謀誅魚朝恩因寒食宴令周皓與左右擒縊殺之外無知者並

代宗紀 **庾**準希揚炎指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下詔賜死天

下究之德宗紀

盜賊

秦二世關東盜賊多 二世紀

漢武帝東方盜起作沈命法武帝紀

龔遂治渤海盜賊謂不可急惟緩之宣帝紀

王尊為京兆尹盜賊

清成帝紀

費興謂盜賊可解釋王莽怒免官

王莽紀

光武時盜

賊起潁川寇恂降之起東郡遣耿純入界賊不戰而降 郭伋為潁

川太守招降山賊遣歸附農 郡國羣盜並起遣使下郡國聽羣盜

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守令以獲賊多少為殿最於是

賊散 並光武紀

李固為荊州刺史又為泰山守赦盜賊歸農以恩

招集之

張綱單車之職詣賊壘說下之 並順帝紀

唐太宗與群

臣論止盜或請重法帝謂朕當去奢省費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則自不為盜 高祖紀

高宗幸東都慮道路多草竊魏元忠閱縣獄

得盜一人神采異眾命冠帶乘驛以從託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

錢 高宗紀

穆宗詔軍鎮消兵限以逃死由是軍士落籍者聚山澤

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穆宗紀 自懿宗以

來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所在盜蜂起王仙芝聚眾數千起於長垣黃

鑑十七

九

巢亦聚眾千餘人與仙芝皆以販私鹽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歛者

皆歸之至數萬 黃巢自承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陷京師 並僖宗

紀

後周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貨產之半賞之

則盜不能聚矣又如新鄭村圍為義官有盜則鳴鼓舉火盜少民多

無能脫者亦止盜之術也 世宗紀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七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八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天人

漢韓信謂高祖天授非人力高帝紀武謂身弘羊夫乃兩武

帝下詔謂天旱意乾封並武帝紀夏侯勝諫昌邑王天久不雨臣

下有謀上者昭帝紀京師大雨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

專權所致丙吉病宣帝憂不起夏侯勝謂有陰德且獲報並宣帝

紀劉向上疏言災異論羣臣邪正夏寒日青無光石顯訖史言

堪猛用事之咎匡衡言地震日食之變宜近忠正遠巧佞並元帝

紀劉向奏洪範五行傳成帝青丞相翟方進自殺以應星變

李尋對哀帝災異之問並成帝紀光武時日食朱浮謂欲治速成

所致又日食鄭興謂政事嚴急所致光武紀明帝罷北宮應時得

雨日食詔言得失上自引咎明帝自幸獄決出囚千餘人時天

旱即大雨並明帝紀鄧禹言未嘗妄殺後世必興和帝紀以災

異策免三公自徐防始安帝紀晉中台星併張華不避位謂天道

鑑十八

幽遠宜靜以待後果被誅惠帝紀北魏崔浩謂災惑入秦秦必亡

又謂彗星絡紫微劉裕必篡安帝紀隋文帝時太史奏日景長文

帝紀唐彗星見許敬宗曰高麗將亡之兆高宗曰朕之不德謫見

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厭之百姓也彗星遂滅高宗紀

山東大蝗姚崇遣御史督州郡捕而瘞之山東蝗復起姚崇命

捕之况若水謂蝗乃天火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捕蝗為害益甚崇牒

若水云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不

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

將幸東都宋璟蘇頌曰陛下制未終遽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

願停又問姚崇崇曰太廟材皆符堅時物歲久而壞適與行期相會

何足異也上遂行日食命察繫囚賑饑之宋璟奏曰臣聞日食修

德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並玄宗紀德宗謂

今日之患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陸贄上疏云君臣之罪也天命皆由

於人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致

李泌曰君相不可言天命蓋君相所以造天命也並德宗紀後唐明

宗嘗於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明宗紀

律曆

漢武帝詔公孫卿壺遂等共造太初曆 武帝紀 太初曆行百餘年稍後天章帝命作四分歷 章帝紀 張衡作渾天儀著靈憲 順帝紀

北魏高允謂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乃是史官欲神其事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奎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崔浩考之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

宋何承天撰元嘉曆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後上三日五時 何承天謂京房演為六十律錢樂之演為三百六十律非古法乃更新律 並文帝紀

唐太宗時冬至甲子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以子初為朔遂定三刻請更加考定眾議以淳風推校精密從之 太宗紀 太史言李淳風麟德曆至是浸疎日食屢不效玄宗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命太史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

鑑十八

時候之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是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 作水運渾天成 並玄宗紀

讖術

秦盧生入海還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帝紀 **漢**武帝時望氣

者言獄中有天子氣詔皆殺之天吉言不納 昭帝紀 得白石有丹書言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平帝紀 李守皇識謂劉氏當興李氏為輔 王莽紀 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云四七之際火為主 光武以赤伏符識文選司空司馬 以火行忌水攻

洛陽作雒陽 術士以五綵囊裏石詐張曲景當為天子 光武與公孫述書言圖讖 鄭興非圖讖 光武怒 光武宣布識文於天下桓譚非讖貶官 並光武紀 楚王英造圖書發徙死 明帝紀 **晉**魏王

珪伐中山太史令曰紂以甲子日亡 哀家忌之珪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破之 劉裕攻燕或曰今日在亡裕曰我生則彼亡何為不利 並安帝紀 **北魏**詔圖讖之興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

自今圖讖秘緯一皆焚之 齊武帝紀 **唐**太宗以李君羨官稱封邑

有武字應祕記惡之後君羨坐誅又問李淳風欲盡殺疑似淳風云
天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太宗紀術士桑道茂上言
不出數年甦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
常德宗乃築奉天城德宗紀

祥瑞

漢宋疇坐議鳳凰未至京師不足美貶官 鵲雀集丞相府黃霸以
為神雀並宣帝紀 王莽令越常獻雉平帝紀 郡國奏靈物光武

輒抑之光武紀 獻寶鼎明帝歸功公卿明帝紀 **唐**羣臣上表賀

祥瑞太宗云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太宗紀 九月武后出梨花一枝

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 蘇味道帥百官賀三月雪王求禮曰三月雪為瑞臘月雷

亦為瑞乎又有獻三足牛宰相復賀禮曰此鼎足非人之象也並

武后紀 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薛謙光獻鼎銘以為受命符姚

崇賀 玄宗謂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自今母得奏祥瑞並玄宗

紀 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

鍾十八

三

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肅宗紀 朱泚獻貓鼠同乳常袞率百官賀

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

代宗嘉之代宗紀 文宗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

異端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於是

中國始傳其術明帝紀 **晉**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

沙門居之王雅表諫不從孝武紀 **北魏**崔浩不信佛法曰何為事

此胡神 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崔浩獨師事之並宋營

陽王紀 崔浩言於魏主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 世祖晚

年佛禁稍弛至高宗時蜀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並文帝紀 **齊**竟陵

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以排之武帝紀 **梁**武帝幸同泰

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又停寺省講三慧經武帝紀 **北周**禁佛道二

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復行佛道二教 **隋**詔民間

出錢營造經像於是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並陳宣帝紀 **唐**傳

奕上疏請徐佛法高祖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高祖紀

蕭瑀雅好桑明太宗紀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盡助其役狄

仁傑上疏諫乃罷其役武后紀玄宗勅自今毋得創佛寺玄宗

夢元皇帝告云有像在京城西南上求得之迎置宮命畫真容分置

諸州開元觀並玄宗紀憲宗遣中使帥僧眾迎佛骨韓愈上表切

諫憲宗紀武宗惡僧尼耗天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

寺留僧三十人寺非應留者二期令所在毀撤餘僧及尼皆勒歸俗

武宗紀宣宗反會昌之政僧尼皆復舊宣宗紀

方士

秦方士徐市上始皇書請入海求不死藥始皇帝紀**漢**武帝承露

飲玉屑以求長生有言見大人迹封祠夜若有光武帝欲浮海求

神仙東方朔諫武帝自嘆為方士所欺悉罷之並武帝紀宣帝

頗好神仙方士張敞上疏諫宣帝紀**唐**憲宗問宰相神仙有乎李

藩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古

今之明戒也憲宗晚節好神仙詔求方士柳泌合長生藥服之日

加躁渴並憲宗紀

武宗服方士金丹性加躁渴喜怒不常武宗紀

後周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當以治

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紀

巡幸

秦始皇東遊海上又巡北邊如皇帝紀**漢**高帝偽遊雲夢高帝

紀袁盎諫文帝馳下峻阪文帝紀武帝為微行夜宿長湯五柞

等諸宮武帝東巡海上欲自求蓬萊凡周行萬八千里又行幸

泰山東至海上並武帝紀**隋**煬帝遊江都天下盜賊起煬帝紀

唐玄宗幸蜀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

糲飯玄宗紀吐蕃入寇至便橋代宗倉猝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

逃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車駕發陝州顏直卿請上先

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並代

宗紀德宗幸奉天嘗尋一襦袴與覘賊者不獲供御篋有糲米二斛

采蕪菁根而進之德宗紀黃巢陷京師僖宗幸蜀僖宗紀韓全

誨逼昭宗幸鳳翔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並昭宗紀

田獵

漢賈山諫文帝與賢良射獵文帝紀武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

司馬相如上疏諫武帝紀元帝行幸甘泉田留射獵薛廣德上書

諫即還元帝紀光武遊獵夜歸至憚拒關不開明日諫光武紀

魏文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其樂於羣

下其苦帝默然後遂稀出文帝紀明帝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

身死高柔上疏諫明帝紀宋衡陽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

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柰何以從禽之樂而

驅斥老農也北魏魏主畋于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馬尚書令古弼

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欲誅之弼曰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

遠慮雖死何傷並文帝紀唐汝範奏吳王數畋獵太宗謂權萬紀

不能正吾兒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太宗紀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不受文帝紀光武罷貢獻時有獻

千里馬寶劍詔以賜騎士光武紀唐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美女

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太宗令各付使者而歸之太宗紀代宗時

每元日端午冬至生日州府競為貢獻至德宗皆不受李正己田悅

各獻練二萬匹悉歸度支代租賦德宗於行宮貯貢獻之物榜曰

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切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

望上疏諫去其榜並德宗紀孔戣為華州刺史以明州歲貢水陸

逆夫勞費奏疏能之憲宗紀

周智伯求地於三晉威烈王紀齊湣王滅桀宋而驕燕昭王伐之

秦宋義謂項梁有驕必敗二世紀漢陸遂以關羽始有

大功意驕志逸果為遜所敗獻帝紀晉武帝伐吳山濤語人曰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武帝紀唐頡利

請朝太宗且喜且懼求諫以輔不逮太宗謂三品曰今中外又安

勿矜彊盛以自滿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太宗曰中國既安四夷

自服然朕不能不懼昔秦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正其不逮

太宗謂比年豐稔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驕侈則危

亡一懼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云位高責重所以憂懼有來賀者則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並太宗紀 憲宗既克淮西之後命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上浸驕侈皇用錡程子曉其音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裴度上疏諫 憲宗紀

謚號

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長子議父臣議君也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 始皇帝紀 漢高帝尊太公為太上皇高帝紀 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被王服 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並玄宗紀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上尊上皇曰太上立道聖皇帝 追謚太公為武成王 並肅宗紀 顏真卿上言累謚有加至十一字者請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表修以為不可輕改遂寢代宗紀 議上尊號皇甫鑄欲加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鑄譖曰羣於陛下借孝德二字憲宗怒憲宗紀

得人心

鑑十八

六

漢豪桀應劉秀用漢年號以待命 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劉秀皆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得吏民與王郎交開謗毀書數千章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自乘騎按降者推赤心置人腹中 並淮陽王紀 鄧禹分來降者父老莫不感悅開門歸附 光武遣馮異代鄧禹云要在乎定安集 劉盆子降光武待以不死 並光武紀 劉備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 獻帝紀 羊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武帝紀 桓温伐秦民爭持牛酒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穆帝紀 唐太宗詔隋末暴骸令官司收瘞 太宗紀 史思明之將李日越降李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延 聞之亦降 肅宗紀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曰蔡人反及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或泣 肅宗紀

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十八

